

RUU!

科幻经典 SCIENCE FICTION CLASSIC

大角快跑

潘海天 著
PETER PAN



RUN!

大角快跑

科学经典

潘海天著
PAN HAITIAN

世界学生报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角, 快跑! / 潘海天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7. 11

ISBN 978-7-80228-492-0

I. 大... II. 潘...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68736号

大角, 快跑!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

作 者: 潘海天

责任编辑: 吕晖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四喜 央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市朝阳区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x1092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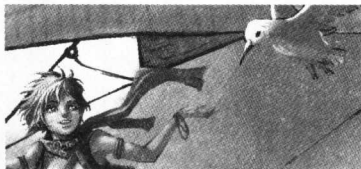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160千 印张: 17

版 次: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492-0

定 价: 25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大角快跑

SCIENCE FICTION
CLASSIC

目录 Contents

星星的阶梯——猴王哈努曼	1
白星的黑暗面	23
大角，快跑！	51
饿塔：怪兽与拯救	93
黑暗中归来	111
克隆之城	161
命运注定的空间	185
魔水罐	225
未来爱情故事	231
孑然数身	243
假师传说	255

SCIENCE FICTION CLASSIC

①

Run! da jiao, run!

星星的阶梯

——猴王哈努曼





Vol 1

天未亮的时候，一艘猴子星的船飘落到了橘子镇的港口上。这是那一天里发生的头件大事。它掉下来的时候撞翻了夏拉大娘客栈的养鸡棚和晾衣杆，还刮倒了“千人转”酒吧的大招牌和通信天线，不用说，这把镇上的人全都给气坏了。

当那些猴子们从它们的飞船上被轰出来的时候，镇上的许多人已经聚集在酒吧前的空地上，老爷们轻蔑地把嚼烂的烟草对着它们吐在地上，夫人们则围在外圈，用戴手套的手优雅地捂住嘴巴。苏有想和蔓在人群中钻来钻去，趁着大人的注意力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苏有庆还挤到前面掐了它们中间的一个，他越来越皮了，我们三个人都看不住。我们一共搞到了三个钱包和一块怀表。

猴子们看上去垂头丧气、可怜兮兮的，不过没有人会同情它们。它们的样子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，你看呵，它们的头顶是光的，像个钢精锅，下巴又瘦又尖，像枚尖橄榄；它们的个子还没有狗大，穿着怪异且破烂，露出背上金黄色的毛；它们个个瞪着三角眼，里头射出凶光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

“我们带着和平使命而来。”领头的一个猴子高举着两手说。杂货店

伙计撒尔冈一枪轰在它的额头上，它的脑子和血花四处飞溅，让周围那些穿了新衣服的顾客很不高兴。这下子把它们给吓住了，它们可笑地往后挤，像筐子里的番茄，慌作一团。“我们来是想和你们做贸易，”另一个外星人说，“我们带了货物，为什么不让我们谈谈呢……”它的嗓门腔调古怪，像极了猴子的吱喳叫声。它们是来做生意的。那些大人们笑得从椅子上摔了下去，好几个人撞破了头。“今年我已经打了三口井啦，挖出来的全是沙子，一滴水也没有。”农场主伊荣老爷愤怒地盯着这些猴子，眼珠烧得通红。他在镇西的荒漠中有块农场，可是收成不好。“全都是这些猴子闹的，天上掉什么不好，偏要掉些猴子——我提议把它们干掉。”

撒尔冈很酷地吹走了枪口上的烟，他兼任港口这片区的警察，所以他总是很注意自己的形象。“少来这套，”他严肃地说，“我们不和猴子套近乎。”夏拉大娘趾高气扬地在它们的头顶上挥舞掸衣棍，强调了这一声明：“你们不知道侵犯私有财产是死罪吗？”她把自己的头发扯得像鸟窝似的，愤怒地为自己的财产报仇，打翻了好几只猴子。它们实在是太不小心了。在这个镇上，没有人不知道夏拉大娘的名声。

猴子们惊慌地左顾右盼，“哈努曼，哈努曼。”它们仿佛在重复这个名字，还伸手向上指着。

“哈努曼？别拿猴王吓唬我。”酒吧老板郝富老爷说。他喜欢恶狠狠地盯着对方，一边用多毛的大拇指玩弄着一把大折刀，一边宣判结果。除了开酒吧之外，他还是镇上的法官。“我宣布你们全部被逮捕了，你们将要么被绞死要么被溺死——这一点我还没完全想好。”

早在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，天空的某个地方一定有颗猴子星，因为总有些猴子会落到我们地球上。它们全都丑陋无比。要是它们被镇上的人发现，多半会被痛殴一顿，要是抓到它们的人输了钱，也有可能把它们干掉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它们总是威胁说，猴王哈努曼，猴王哈努曼。有个猴王哈努曼会来替它们讨回公道的。现在我们一听到哈努曼的名字就会哈哈大笑。

它们把剩下的猴子痛揍了一顿，然后把它们送往屠宰场，那儿后面有一排铁笼子，也用来临时关押犯人，因为屠宰场的老板孟撸老爷正好也是我们的镇长。孩子们跟在后面朝队伍里扔香蕉皮和小石块。我们都讨厌它们那张猴子脸，它没少让孩子们做噩梦。

大人们收拾干净那些猴子后，掉过头来发现了我们。我们开始逃跑了。我们跑啊跑，跑得像风一样快。我们推开空气，踩得大地梆梆作响，跑得气喘吁吁。我们喜欢疯跑。看那些个野女孩。夫人们看见了准会说。她们会拉紧胖宝宝的手，闪身让开，不让闪亮的绸缎沾上我们身上的污垢。胖宝宝用粘粘的小爪子巴住她们的胳膊冲我们笑。我们跑啊跑，一直跑到心脏都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，就摔倒在冰凉的街道上喘气。天还没全亮。我们仰卧着就能看到一颗颗苍白的星星正在往地平线上飘散。我非常喜欢星星，要知道，我的家人就在上面的某个地方享福呢。它们小小的，发着青豆一样的光芒，看上去非常遥远，但我不灰心，知道有一天我也终于会到达那儿。

橘子镇本来就是希望之镇。所有的人都到这儿来寻找希望。

Vol 2

我们每天都要在这个尘土飞扬的镇子上跑来跑去，躲避警察和不喜欢我们的大人。大人们其实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我们像蜂鸟那样灵巧地接近，像蛇一样准确地叨咬，像猿一样敏捷地后跃，整个动作要像舞蹈一样轻盈，然后我们开始疯狂地奔跑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跑遍了全镇，风儿刮过我们的双肋，托着我们滑翔过狭窄的街道，它很友好，然而它清除不掉四处飘荡的腐败气味。虽然港口还是很漂亮，虽然它连接着最后的美好希望，但它就像是一层挂在外面的贵妇人的雍容面皮。姐姐跟我说过，一个人的死是缓慢进行的，在他看着还好好的时候，实

实际上内脏和器官已经在漂亮的皮肤下长出斑点，变质流脓了。我觉得这个镇子已经老了，它在夜深人静无人注目的时候就吱吱嘎嘎地扭动呻吟着，吐出虚弱的瘴气，它已经开始它的死亡之旅了。想必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这一点，因为他们还在不停不歇地从大路上拥挤而来。他们穿过了密密麻麻交织在地上的路，穿过满目黄沙和浮尘的旷野，仿佛大地上一股股络绎不绝的黑色麻绳，挪动着河马般沉重的脚步涌入了镇中。

我们站在路边，看着他们睁着一双双空洞而茫然的眼睛走过。一股股细细的黄色的尘土被他们的脚卷起，粘在他们黑而细弱的小腿上。麻花色的潮流最终汇入橘子镇，通常这儿就是他们旅途的终点。他们将停留在港口附近等待消息，等待登船的机会。港口上总会停着些空船，和港口周围那些破烂的木板钉的房子比起来，它们漂亮极了，银白色的金属船身高耸立，闪闪发亮，像一座高立的银塔，塔外盘绕而上的，就是那些踏上星星的阶梯。

这些人就坐在那儿仰望着塔。他们总是肮脏疲惫，下流粗俗，臭气熏天，他们大部分的人将死在这儿。镇上的人讨厌这些准移民，然而他们更讨厌我们。

我们每个人都极能奔跑，即便是小有庆也是如此。他还没学会走路，就能够光着脚板在青石板道路上咔嚓咔嚓、跌跌撞撞地跑得飞快。跑慢了的孩子会被抓住，然后卖给那些等待已久的商贩。达尔文爵士说这是进化。剩下的孩子们都像羚羊一样善于奔驰——在他们中间，还没有一个人能追得上我呢——但他们还是需要运气才能生存。

猴子船落地的那一天，苏有想的运气就用完了。她在货摊上偷东西的时候被撒尔冈当场抓住了。我觉得她掏那块蛋糕的动作像魔术师一样美妙纯熟，简直无懈可击，但撒尔冈的独眼就那么厉害。她逃跑的时候在台阶上滑倒了。后来他一只手掐着她的脖子，用另一只手把她的胳膊反扭到背后。他的劲多大啊，女孩痛得脸都白了。苏有想本能地哀求起来。我们都知道这是没用的，但总得说点什么吧。再后来那个独眼把她带到了店里楼梯下的黑屋子里，玩了她一会儿，然后朝她头上开了一

枪。我们躲在杂货店的窄巷外面，透过木板墙的缝隙看到了这一切。我们一直等天黑了店里没人以后才敢偷偷地溜进去看她。

地板上到处都是血，苏有想的肚皮被割开了，一些老鼠在地板上红彤彤的绳索间窜来窜去。她死了以后看上去更加瘦小，肋骨一根根地显露了出来。我们在她身上找到了一个乌油木做的护身符。她死得挺难看的，蔓都害怕得哭了，她才是个十岁的小姑娘呢。我没告诉苏有庆他姐姐的事，只是把那个护身符套到了他那肮脏瘦长的脖子上。他摸着那个护身符玩了好一会儿才趴在蔓的背上睡着了。

那个护身符很是漂亮，是他们家乡的手艺。我听说苏有想他们家来自南部瞻洲的某个什么地方，我已经记不得我自己的家乡是什么模样的了。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就把姐姐和我带到了橘子镇上。橘子镇那时候看上去挺漂亮，又青又甜，像是刚刚挂上树梢。港口总是挤满了人，他们衣着整洁，等待踏往那条天空的阶梯。郝老爷的酒吧间里烟雾腾腾，挂满了一盏盏明亮的汽灯，更多的人挤在这儿排队，他们要给住在星星上的亲人写信。要攒很长时间的钱才能发一封信，所以他们都很有耐心。当酒吧上空那个白亮亮的大碗一样的通信天线开始优雅转动的时候，挤在外面的人木然的脸上就会闪过一丝因期待而幸福的光。妈妈带我们住进夏拉大娘客栈中最阴暗潮湿角落里的一间棚子，她拼命地替人洗衣服，打扫屋子，还搬运重货，不论寒暑，终于有钱给爸爸发了一封信。郝老板的手下替我们在柜台里办了发信手续，我们都不识字，信是办事员写的，这又要花上一笔钱。这没有关系。“只要找到爸爸，他会来接我们的，”妈妈说，“我们就可以到星星上去了。”有些星星有两颗太阳，所以那会很暖和，一年四季都是夏天，妈妈也就不会咳嗽得那么厉害了。妈妈是个爱笑的人，她那时候笑得更多。那一整天里她脸上都泛出少有的红晕。

刚开始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，总是跑到挨近酒吧的广场上去等消息，从妈妈的表情来看，她也很希望我去那儿玩儿。虽然那个办事员告诉我们等信寄到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，我还是很有耐心。那儿挤满了

像我一样的人。他们总是站在那儿伸长了脖子等啊等，像鹅一样。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，爸爸还没有来信。我们不再那么激动了。后来天气又开始变冷了。我看到妈妈又开始咳嗽，她的目光越来越灰暗，她在洗衣服的时候不停喘气咳血。干活的间隙里，她捶着腰，长久地望着天上，目光里若有所思。我们都以为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的时候，爸爸却突然有了回音。

这是姐姐告诉我的。那一天我从广场上回来的时候，妈妈不见了。姐姐告诉我是爸爸来把她接走了，他们将一块儿在星星上的新殖民地干活，这样攒钱就更快了，等他们攒够了买第二张第三张票的钱，就可以来接我们走了。他们等了我很久，但是要赶那一班的船，所以没有等到我。姐姐看见爸爸了，他留着络腮胡子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，还穿着新村衣！我已经忘了他长什么样了，所以我很妒忌姐姐，有两天没有和她说话，但这终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，镇子上其他人现在都用妒忌的目光看着我们。就只剩下姐姐和我了，我有点害怕，但姐姐很有自信，她从小就是这样，这也是妈妈放心把我留给她的原因。姐姐那时候刚刚开始发育，她才十六岁，已经像棵小树一样挺拔。现在我快和姐姐那时一样大了，却看不出来我会有她那么漂亮的时候。

Vol 3

我和蔓轮流背着有庆往住的地方走去，一到晚上镇上就没了灯火，月光把屋檐的影子犬牙交错一样映在地上，四下里像铁锅中一样静默无声，鬼影幢幢。橘子镇就仿佛一个酣睡着的巨人般静默无声。要是可能，我倒是很想放上一把火，或者放声喊一喊，哪怕就像跳蚤咬呼呼睡着的家伙一口也好啊。但是我还背着有庆呢。一只夜鸟拍打着翅膀掠过天空，我和蔓同时感觉到了镇子后面传来的一阵骚动。我们在屋檐的暗影

下回回头去，看见一个认识的女孩顺着街道噍里啪啦地跑了过去。“嘿，听说了吗？有只猴子逃了出来，大人们正在追捕它呢。”她一路喊道，把这股骚动带在身后，穿街走巷，跑远了。这该算是这天里发生的第二件大事了。下午我们还在屠宰场后面看过它们吊在铁笼里的模样。它们又渴又饿，依靠在带刺的铁栅栏上，眼睛里毫无光彩，被太阳晒得要死，怎么可能逃出来呢？大人们大概对这事非常生气，他们带着狗和猎枪在全镇大搜捕。他们什么猴子也没有找着，却逮到了许多醉酒的流浪汉和孩子们。因为再没有关人的地方了，所以大人们就用棍子砸他们的头，把他们推到河里，或者把他们狠揍一顿了事。因为这事闹的，我们直到了后半夜才摸回了平时睡觉的地方。

我们睡的地方在比尔哈特寡妇的屋子底下，她是个半瞎的老太婆，为了防小偷，她屋子里所有的窗户都被木板钉得死死的，阴暗极了，不通风也没有阳光。在被院里的石头绊了两跤摔断门牙后，她就不再清理院子了，所以我们在花园里挖了坑，在她家的地板底下安了家她也不知道。自从我被夏拉大娘赶出来以后，我们已经在这儿睡了三年啦。这三年来我们让房东的性情益发紧张。比尔哈特寡妇眼神不好，却依旧喜欢探头探脑地四处张望。一有风吹草动，她就紧张地东嗅西嗅，虽然她瞎得像蝙蝠，聋得像鼯鼠似的。她老是从枕头底下掏出块肮脏的手绢包，一个一个地摸里面的铜板，然后再把它们卷起来，塞在枕头下。我们每天晚上都是听着丁丁当当的声音入睡。

那天晚上真是事情不断。我们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，几乎听不到耳朵边发出的丁当声。蔓拨开那些石南竹和蕨草，刚钻进洞口，就在里面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。我看到下面有团黑影在晃。于是放下有庆，扑上去和蔓一起跟它扭打起来，最后把它给拖到月光下来了。

这就是那只逃跑的猴子，它肤色金黄，满脸是干结的血，干瘪的腮帮子像老鼠一样一鼓一鼓地动，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它有气没力，看上去只剩下一口气了。我们打架的声音大概太大了，比尔哈特寡妇在黑屋子唉声叹气地骂街，用拐杖打地板。“这帮死耗子，又闹腾。看我



明天不找人治治你们。”她经常这么威胁，但是从来没有动过手。我们小心翼翼地不再出声，再过一会，她就会把我们忘掉。很快上面传来了丁丁当当数铜板的声音。蔓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有庆醒了过来，害怕地缩到我的腿后面看它。小个子的猴子脸也是猴子脸啊。蔓给它扔了一个西红柿。它抓住那东西，立刻就塞到了嗓子里，瞬都不瞬就把它吞了下去。

我们蹲在月光下看着它，皱紧眉头。一只猴子，穿着衣服。我们拿它不知如何是好。一会儿工夫它就吃光了我们今天偷来的大部分东西。有庆看它老实，上去摸了摸它。它退缩了一下，险些把自己噎死。有庆咯咯地笑了起来，显然他已经接受它了。我抽了抽鼻子，蔓正在看向我。我们刚少了一个人，也许这是老天爷的意思吧。我伸出手去擦了擦它脸上的血，它像皮一样被揭了下来。就像一个仪式，我给它介绍了我们三个，一脸严肃地警告它，要想加入我们就得听我的话，我是它的老大。

“菲菲。”它也严肃地指了指自己。我们几乎再次摔倒在地，这只猴子居然还取了个女孩的名字。狒狒。哎呀。我和蔓按着肚子在地上滚成一团，有庆也高兴地学我们的样子，在地上滚来滚去。只有它不太高兴，悻悻地擻着鼻子。

蔓后来想起来一件事，我们才对它增添了些许敬意。她说：“你是飞行员。哎呀，那你到过其他的星星吗？”她说的显然是废话。我们的地球对它来说就是另一颗星星。我觉得猴子看上去愁眉苦脸的，它瘪着腮帮子蹲在角落里，酷似一尊深黑色的乌木雕像，也许是觉得找个女孩子当老大没什么面子。我问它那个它们吹嘘的哈努曼是怎么回事。“我见过它。”它转着眼珠对我说。我们当然不能信猴子的话。我们把它嘲笑了一通。哈努曼只是个古老的神话，我听过这个故事，据说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猴子很厉害，它的星球被一个叫混世魔王的坏蛋入侵。它打败了他，保卫了自己的星球，就这么个故事。

“人类中居然流行歌颂猴子的故事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菲菲嘿嘿而笑，我们后来都知道它就爱坏笑，“猴王哈努曼就是这个故事中的猴

王，它神通广大法力无边，它的眼睛像是明镜，它的耳朵像是箭头，它总是踏着红色云彩穿梭在云中，它会带来闪电和愤怒的雷，再阴冷的天空在它的脚下也会燃烧起来，再无情无义的铁人板在它的注视下也会畏缩。你们人类要当心，因为它是我们的王。”

Vol 4

橘子镇流落着上百个孩子，不知道为什么女孩居多。也许是人们重男轻女的结果。当一个家庭走上移民之路，却没有足够的钱给所有的人买票的时候，他们就只能选择放弃女孩。在星星上男孩可以给他们开垦农场，放牧奶牛。而女孩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活下去。要是不被抓住的话，她们有两种可能离开这儿。第一种是在星星上的亲人发了财，来接她们走，第二种是去找个有钱的准移民，然后嫁给他。船上给男人的座位都已经太少了，但是他们需要女人，没有多少人能够容忍航程的寂寞，所以他们愿意出钱替女人买票。这是橘子镇上的一个古老传统。

太阳还没有露头，露珠在草叶上越滚越大，它们变得沉重起来，然后顺着草叶滑了下去。我们爬出洞口，开始那套接近和叼取、后跃和奔跑的生活。人多就有机会。今天有条船要降落，广场上会有很多人。那是我们让自己活下去的机会。我们少了苏有想，虽然加入了一个新手，但它的猴子脸太引人注目了，而且它还很虚弱，我们让它在家照顾有庆。

广场上已经汇集成了一片人的海洋。今天有条空船要来，这是镇上人人关心的大事。不管有没有票，他们都会挤到广场上去观看这场典礼。好多人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。你永远也想不到过这个镇上有这么多的人。人太多了，地球上已经挤得满满的了。没有谁喜欢留在这儿，但能够离开的人不多。黑色的人头海潮在涌来涌去，人们的目光

漂浮在海潮的浪尖上，那是困兽的目光。

上船的过程则是另一场战争。空船进港了。它吐出了细细长长的引桥，从高空中直落下来。人们疯狂地冲了上去。他们这会儿会羡慕那班猴子了，他们用肘部和胯又推又挤，他们踏在别人的肩膀甚或头上，一路爬上50米高的滑溜溜的梯子，练体操一样纯熟地翻进窗户，占领一个座位。船里头很快就塞得满满的。甚至到了起飞的时候，窗户外面还吊着一些矫健的体操运动员。他们没有票，却死活不肯撒手。这样他们会被飞船一直带到寒冷的高空，再掉下来，不知飘落到什么地方去。

有些有钱的单身汉专门在橘子镇寻找女孩，他们跟她们结婚，然后带她们一起走。有过不少老爷来找过姐姐。那时候我们还在继续等信，可是总也没有回音。姐姐已经长大了，一点不受营养匮乏的影响，她的瞳孔是绿色的，勾人心魄，她的嘴唇微微上翘，像大理石雕刻般丰满，她的漂亮成了许多人谈论的话题，他们说她像狐狸一样妖媚迷人。“不行，老爷，”她总是回绝说，“我还在等爸爸的信，有一天他会来接我们的。”她还会狡猾地补充说，“你要是爱我，老爷，为什么不给几个钱，让我替你算次命呢？”我知道我姐姐也曾经爱上过一些人，有几次她回家的时候，像猫一样坐立不安，总是时不时地踱到窗口去。一艘船正在那儿腾空而起，漂浮到大气层的上方。我猜她是不放心我才没有走掉。那时候她总挂着绿玻璃珠做的项链，穿着开口低低的裙子，在港口广场上替人算命。夫人们通常会厌恶地让她滚开，但那些老爷们都喜欢她，他们在吧台上搂着她，灌她酒，往她的胸口塞钱，所以虽然没有了妈妈，我们还能挺下去。她偷偷告诉我说，她攒了一笔钱，很快我们就能再发一封信，催促爸爸妈妈来接我们了。

那一天终于来了，她去酒吧发信，人很挤。因为有两条飞船刚刚靠岸。我没有跟她一起去。她再也没有回来。天黑了，星星慢慢爬上天幕。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，最后留下了我一个人。我蹲在地上，好让我的影子不会显得那么长。几个野孩子跟我说，他们在酒吧看到我姐姐，她喝醉了。

我到酒吧去找她。撒尔冈那时候还有两只完好的眼睛，眉毛低低的，看上去挺帅，挺和气。他对我也不像后来那么暴躁。他告诉我，我姐姐已经上船走了，是因为收到了爸爸的信啦。他们在外星球上苦干，已经攒够了买一张票的钱。她正好赶上了那两艘船。那么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躺在床上茫然了半晌，然后被夏拉大娘赶了出来。我又碰到了给我带信的孩子，她们就是苏有想和蔓。她们说亲眼看到我姐姐被人扶着离开了，她准是高兴才喝多了，她被带到港口行政官的一间空办公室去了。所有的孩子都知道那个房间，因为只有找到亲人，收到他们回信的孩子才会被带到那个空房间去。听说他们会被带上飞船，找到其他移民星球上富裕的爹妈，过上神仙一样的日子。我轻松地吐了一口气。现在他们有三个人了，他们的钱就会攒得更迅速了，现在他们会更快地来接我了。那白色的碗状天线竖在千人转酒吧面前一刻不停静悄悄地旋转，所有的人围绕着它转动脖子，像是月球围绕着地球转。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将会死在地球上，因为他们收不到回信，而我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纷纷在腐臭的棺材里霉烂的时候，我将心满意足，拿着家人的信和汇款，张开隐藏在破烂衣裳下的双翼，用力一蹬，飞到群星中去。我放下心来耐心等待，我会永远等下去，而且我认识了苏有想和蔓，还有苏有想的弟弟有庆，他还只有四岁大。我们的遭遇几乎都一样。我们呆在了一起，直到现在。

Vol 5

我给菲菲讲姐姐和我的故事时候，这猴子一直用种奇怪的眼神瞄着我。他的眼睛晶晶亮，仿佛两个发光的灯泡，那光线又白又亮，把比尔哈特寡妇的黑地板都给晃亮了，我真怕她会发现这只猴子。后来猴子菲菲说，它们不是故意撞倒那东西的。它们下船的时候看到那天线只是一